

请判 一只狼无罪

qINGPANYIZHILANGWUZUI

动物传奇 爱心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

请判 一只狼无罪

qINGPANYIZHILANGWUZUI

动物传奇  关爱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判一只狼无罪：关爱卷 /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2

(动物传奇)

ISBN 978-7-5500-1153-3

I. ①请… II. ①微…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4404号

请判一只狼无罪：关爱卷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周天明 陈永林
书籍设计	彭威
制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编	3300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16 印张 10
版次	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20千字
书号	ISBN 978-7-5500-1153-3
定价	17.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27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mulu

穿透冰凌的母爱	眉 心 / 1	寻 亲	相裕亭 / 46
上帝派来的天使	凤 凰 / 4	不死的黄蜂	邓 笛 / 48
与一匹母狼的生死对决	祖克慰 / 7	放飞一只鸟	赵悠燕 / 50
护犊跃泥潭	倪西赟 / 10	空调外机上的鸟巢	孙道荣 / 52
消失的沙龙兔	陈 晨 / 13	对 峙	赵悠燕 / 55
一匹马的微笑	珠 晶 / 16	猎 杀	谷 凡 / 57
大雪飘飘	王 族 / 18	葬 马	若 凡 / 60
请判一只狼无罪	刘云丽 / 22	拯救猴子	余显斌 / 62
老人与狐	孙春平 / 24	黄羊岭的枪声	余显斌 / 65
一条蛇在我眼前喝水	徐均生 / 27	白斑狼	张 萍 / 69
无言的骡子	相裕亭 / 30	一只漂泊天涯的狗	王立强 / 70
花脸狐舍身撕鹰	高传省 / 33	给喜鹊留一些柿子	郭 龙 / 75
鳗鱼灯	杨祥生 / 35	一条有酒瘾的狗	黄会兵 / 77
鱼的权利	闻 宜 / 38	谁说喜鹊不懂爱	王平稳 / 79
狗 王	瓜 瓜 / 40	最后一只红狐	李 谦 / 83
狼狈不为奸	简 飘 / 42	拯救点点	童树梅 / 87

与狼相伴的小女孩	陈华 译 / 90	狼 王	云 风 / 120
头 羊	何君华 / 92	画 眉	余远香 / 122
丈夫是条眼镜蛇	王明河 / 95	最后一只天鹅的非正常死亡	周正旺 / 126
最残忍的动物	周正旺 / 98	雪野狼嗥	余显斌 / 130
黄猿之死	彤 子 / 100	致命路线	李子胜 / 134
流浪猫回家	徐均生 / 103	生命的支撑	吴万夫 / 140
宠物牛	罗 朗 / 105	好想有个家	闫玲月 / 142
藏羚羊心中永远的裂痕	杨 欣 周 浩 / 108	红 狐	鸿 琳 / 145
永远的鹤	聂鑫森 / 111	诱 雉	沈石溪 / 148
庄户狗	天宇轩主人 / 114	草原归狼	翁 爽 / 151
狼 心	廖 静 / 116		

穿透冰凌的母爱

眉 心

一进入六月，埃塞俄比亚的科法一带就迎来了真正的雨季。一连几天的大雨，使得道路两旁挺直秀拔的尤加利树越发抖擞美丽。雨过天晴的下午，阳光透过绿得发亮的三角形叶片，恣意洒在蒂卡放学回家的小路上。

她想穿过林子尽快跑回家，难得的好天气，母亲又有忙不完的农活要做了。她已经12岁了，总要替母亲多分担些事才行，这样想着，她便撇开了脚丫子。

背后传来窸窣杂乱的脚步声，她没多想。为求便利少走弯路，村里人会时常绕道这片林子。正当她加快步子一路飞奔，突然，从林中蹿出一个高大结实的身影，粗暴地横堵在她面前。还没等她回过神，头上已被木棍重重一击，瞬时便失去了知觉……

醒来已是深夜，身边燃烧着的篝火驱不散周遭的黑暗，耳旁时不时还会传来一两声饥饿狮子的嘶吼，在丛林的包围之中，小蒂卡止不住浑身战栗！一双惊恐的大眼睛直直瞪向地上坐着的六七个陌生男子。

“嗨，可怜的蒂卡！别怕，我迷人的小家伙，我是库尔勒，我们没有恶意的。我只是想说……我喜欢你！第一次在你们家田里见

到你，我就被你迷住了，尤其是你那双美丽会说话的大眼睛。哦，只要你答应现在就跟我订婚。我会马上把你送回到你妈妈身边去，怎么样？”蒂卡一眼认出来，说话的正是在林子里把自己强行拦下的那个男人。望着面前这个黑黢黢、蛮横粗野的家伙，不知怎的，蒂卡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她一边大声尖叫哭喊着：“不，我不要结婚，我还要上学，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的妈妈……”一边拔腿发疯似的朝山下跑去。

接下来的日子，就像烦人的雨季一样漫长：逃跑，打；再逃，再打……饥饿、湿冷、疼痛，让蒂卡由愤怒到绝望。她终于明白了学校里的小姐妹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悄悄地退学了。妈妈曾告诉过她：嫁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她当时似懂非懂。而现在，她恨结婚。

一连熬了七日却一无所获，库尔勒一伙终于失去了最后的理智与耐性。他们捡起地上粗壮的野咖啡枝，向蒂卡身上再次疯狂地抡了下去，旷野里传来蒂卡更加撕心裂肺的哀号声！

死神正在一点点接近。就在此时，随着几声震天颤地的怒吼传来，丛林间突然闯出了三只凶悍威猛的狮子，它们在阳光下抖动长长的、金色闪光的鬃毛，咆哮着直奔库尔勒他们而去。突如其来的袭击，让暴徒们慌乱中丢掉了蒂卡，一个个落荒而逃，他们心里明白，蒂卡此刻恐怕早已葬身狮腹。

接到报警已经整整七天了，事情一直毫无进展，这令警官维达约懊恼不已。他只能遗憾地告诉蒂卡的母亲：要做好最坏的打算。蒂卡的妈妈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懂事的小蒂卡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自己。

自打小蒂卡那天一夜未归，蒂卡的妈妈就担心出事了。蒂卡从不贪玩，尽管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可一放学就回家，帮忙料理家

务。当晚，她与家人发动全村人寻找蒂卡，却一直没有消息，据警方判断，蒂卡极有可能遭到了人贩子或诱婚者的绑架。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正当蒂卡的家人快要陷入绝望时，第七日下午，警方紧急电话：有人提供线索，小蒂卡找到了——她遭到丛林中一群狮子的围攻……蒂卡的母亲一下子昏厥了过去。

警方火速前往解救。然而现场惊人的一幕让警官维达约和随后赶到的蒂卡家人始终难以相信：不远处，三只号称“森林之王”的非洲狮，此刻全失昔日的风采与高傲，正安静温存地围在奄奄一息的小蒂卡身边，守护神般舔舐着她浑身的伤口，一如小心呵护自己幼崽一样。而当维达约他们小心翼翼地试图靠近时，三只狮子竟然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围着小蒂卡转了几圈后，一声低吟，旋即便悄悄隐没在了丛林深处。

“他们似乎还能认出我们的警察身份，把她留了下来，就像把一件礼物留给了我们。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维达约事后这样告诉记者。要知道，因猎狮事件时有发生，在埃塞俄比亚，狮子与人类一直关系紧张。

这一事件，立刻成为当年的十大新闻之一，轰动全国。一时街头巷尾，人们猜测议论不断。而当地野生动物专家威廉，最终解开了这一谜团：正是小女孩的哀号声救了自己。因它与遭受威胁的幼狮尖叫声极其相似，被唤起的母性，让狮子们不顾一切救她……

原来，母爱的力量，足以穿透坚硬厚重的冰凌，让生命彼此照见，并义无反顾去守护。

唤醒生命，才能让爱意流淌，让暗夜开出一朵幽蓝的希望之花。

上帝派来的天使

凤 壴

大卫和母亲艾丽娅坐在火炉边烤火。大卫愁眉苦脸，他回来看望母亲，原本打算住两晚就走，没想到回来的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道路封堵了。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到处都是厚厚的积雪，天寒地冻，滴水成冰。

电早就断了，好在家里有足够的柴火，否则，这么寒冷的天气，还不知道怎样才能熬过去。艾丽娅看着大卫愁眉苦脸，她也变得愁眉苦脸，她知道大卫急着要赶回去，知道公司离不开他，更知道家里的食物不多，要是雪花这样飘上十天半月，别说冻死，饿都得饿死。这可如何是好？艾丽娅没把自己的担心说出来，她不能让大卫更加痛苦。

突然，门“砰砰”地响了两声。有人敲门？是谁呢？艾丽娅正准备起身去开门，大卫已经站起了身，他快步走上前，打开门，顿时寒风裹着雪花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屋里一下子变得寒冷起来。随着风雪钻进来的还有一条狗。那是一条高大的流浪狗，它的身上沾满了雪花，它冷得瑟瑟发抖，它一进屋就走向火炉。大卫大声叫了起来：“滚出去！滚出去！”

流浪狗看一眼大卫，却没有一点离开的意思，反而离火炉更近

请判 一只狼无罪

QINGPANIYIZHILANGWUZI

一步。艾丽娅说：“让它留下来吧！”大卫说：“不行！它是一条流浪狗，它太脏了，它可能有病菌，它甚至可能是一条疯狗！”艾丽娅说：“孩子，让它留下来。外面这么冷，它会冻死的！它也是一条生命，你明白吗？”见艾丽娅态度坚决，大卫只好点了点头：“好吧，就让它先留下来吧！”大卫知道，母亲是个善良的人，她平时舍不得杀生，哪怕是一只虫子，都舍不得掐死。

艾丽娅上前抚掉流浪狗身上的雪花，又摸摸它的头，说：“它太可怜了！”流浪狗看看艾丽娅，眨眨眼睛，看得出来，它很感动。艾丽娅想它可能饿坏了，她赶紧起身去找来一些食物，放在了流浪狗的面前。流浪狗又看看艾丽娅，然后狼吞虎咽吃起来。艾丽娅说：“慢慢吃！别噎着！”看着流浪狗狼吞虎咽的样子，她心疼极了，这狗真的是饿坏了。

夜晚来了，雪花还没有停歇。大卫想赶走流浪狗，又被艾丽娅阻止了。晚饭，艾丽娅只吃了一碗，她把另一碗省给了流浪狗。家里的食物不多，多了一条狗，只能由她来省。只要能救它一条命，她少吃一碗不算什么。母亲的心思，大卫看出来了，他也悄悄地少吃了一碗，他想只有家里有足够的食物，母亲才不会省。

夜晚更加的寒冷，艾丽娅在寒冷中一直睡不着，她发现流浪狗一直守在她床边。它肯定很冷，肯定想上床来。艾丽娅把流浪狗抱上了床。流浪狗偎依在艾丽娅怀里，这一夜，艾丽娅睡得比昨晚好得多，因为怀里有流浪狗，她觉得温暖。

早上，大卫一起床就咒骂该死的天气。昨晚，大卫一夜都没睡好，太冷了。他想回到城里就好了，可是现在他回不去，路上满是积雪，小车寸步难行。艾丽娅看到大卫疲惫的样子，心里十分难受，她不住地低声祈祷，希望风雪赶紧停止，阳光快点到来。

一整天，艾丽娅都在默默祈祷，流浪狗一直偎依在她身旁，寸

步不离。可是，艾丽娅的祈祷一点也不管用，风雪不但没有停止，而且更加肆虐，地上的雪更多了，天气更冷了，整个世界成了雪的世界，冰的世界。从前热闹的街道变得寂静无声，没有一个行人，所有的人都缩在家里，待在火炉旁烤火。只有炉火的温暖，才能让人们踏实。

这天晚上，没等艾丽娅打招呼，流浪狗就抢先跳上了床。艾丽娅苦笑一声，没有赶走它，她知道，它冷，它需要温暖。她就像是一个火炉，可以给它温暖的大火炉。艾丽娅把流浪狗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它的头，说：“以后，你就一直留下来陪我吧！”艾丽娅的丈夫早逝，大卫又常年在外，有一条狗陪着她，对她而言，生活就不再孤单寂寞。

太冷了，大卫在睡梦中醒来，他推开艾丽娅卧室的门，他发现了床上的流浪狗，他非常生气，想一把将它拉下来。可是，当他看到艾丽娅抱着流浪狗，他住了手：她睡熟了，不能打搅她！大卫轻轻地走出卧室，关上房门。他想，明天一定得赶走流浪狗，不能再让它待在家里了，再让它待下去，它会把病菌传给艾丽娅，那样太可怕了！

早上，街上传来哭声，原来昨天夜里冻死了人，不止一个，而是三个，三个都是老人，因为他们的体质差，没能抵挡住寒冷的侵袭。大卫吃了一惊，还好，艾丽娅没事。艾丽娅不但没事，而且精神还很不错，看得出来，她晚上睡得很好。大卫忍不住问艾丽娅：“妈妈，昨晚您睡得可好？”艾丽娅说：“睡得挺好，一点都不觉得冷，因为我的怀里有一条狗。”大卫说：“我明白了，您给了它温暖，它也给了您温暖。幸好那天留下了它，否则，我真担心您会出事，这天太冷了！”艾丽娅微笑着说：“是的，它给了我温暖。我看，它不是一条普通的狗，它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孩子，你

说对吗？”大卫点头说：“对极了！它就是天使，我们以后就叫它‘天使’吧！”

与一匹母狼的生死对决

祖克慰

很偶然，刘彩芝碰上一匹狼。那天，刘彩芝在山上采药，她正在挖一棵山药。山药又粗又大，让刘彩芝很兴奋。

刘彩芝后来说，这棵山药，能挖五六斤的果实。她挖山药时，6岁的儿子正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玩耍。那地方靠着一条小溪，是一片开阔地，长着密密麻麻的野草莓。红鲜鲜的野草莓，吃着酸酸甜甜的，小孩子们都喜欢。

那棵山药，刘彩芝挖了足足半个小时。刘彩芝挖山药，是为婆婆治病，婆婆肺虚咳嗽，已有一个多月，吃了许多药都不见效果。医生说：“用新鲜的山药炖鸽子，吃几天试试。集市上的新鲜山药，多是种植的，不如野生的好。”

刘彩芝伸了个懒腰，准备坐下歇歇。就在这时，她听见了异样的声音，像马奔跑的声音，有点急促，但没有马奔跑的声音大。刘彩芝想起了儿子，就朝儿子跑去。这时，她看见一个黄色的东西在她眼前一晃，她揉揉眼——那是一匹奔跑的狼。

那匹狼正冲着他的儿子跑过去。那一刻，她的儿子，正低着头

在玩一个什么东西，对即将来临的危险一无所知。刘彩芝丢下手中的镢头、山药，迎着那匹狼冲了上去。

那匹狼看见突然冲出来的刘彩芝，愣了一下，站住了。刘彩芝也站住了。刘彩芝的本意是想让狼改变方向，可那匹狼并没有理会她，继续朝着她的儿子奔跑。作为母亲，刘彩芝想也没想，跑到了狼的前面，拦住那匹狼。

狼终于停了下来，看着面前的刘彩芝。狼的眼里，闪烁着一种可怕的光芒，那道光，看得刘彩芝心里直发慌。刘彩芝此刻赤手空拳，唯一的防身工具——那把挖山药的镢头早丢了。

刘彩芝站在狼的面前，伸开双臂，用空空的两只手，拦住了狼的去路。

刘彩芝与狼，相距只有十米，隔着一条小溪。刘彩芝在河的这边，狼在河的那边。

与狼对峙，感觉时间是那么漫长。其实只是一两分钟，或者是几十秒。狼似乎不想与刘彩芝对峙，开始寻找前进的方位。它绕了个弯，想躲开刘彩芝伸出的双臂，从刘彩芝的左边冲过去，那是经过山沟可以到达那片开阔地的唯一出路。刘彩芝看出了狼的意图，在狼开始往前冲的瞬间，刘彩芝跳过去再次拦住了狼。

狼看起来很愤怒，它发出一声低沉的吼声，然后向刘彩芝扑来，把刘彩芝扑倒在地，可能是用力过猛，狼和刘彩芝一下子倒在了小溪里。刘彩芝突然觉得胳膊一阵疼痛，原来狼尖利的牙齿深陷在她的胳膊里。血，顺着薄薄的衣服流了下来，把小溪里的水都染红了，一缕一缕随着水漂浮。

那匹狼似乎并不想伤害她，很快就松开了口，向刘彩芝儿子的方向跑去。刘彩芝不知哪里来的力气，跳起来拽住了狼的尾巴，狼回过头把刘彩芝掀翻在地。情急之下，刘彩芝用手在小溪里乱摸，

抓到了一块石头，狠狠地砸向狼的脑袋，那匹狼旋即倒在她的面前。

刘彩芝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走到狼的跟前，那匹狼还在喘气，肚子一鼓一鼓地呼吸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她儿子的方向，那目光中有一种无法说出的意味，没有绝望，没有仇恨，饱含着慈爱与遗憾。那目光，让刘彩芝心里五味杂陈。这匹狼，临死时还想着自己的儿子，太可恨了。于是，刘彩芝又搬起一块石头，对准狼的脑袋又狠狠地砸去。

那匹狼蹬了几下腿便不再动弹。狼的眼睛，依然瞪着，瞪得很大，无光的眼睛里，有一滴泪，在眼眶里闪着亮光。

看到狼死了，刘彩芝顾不得多想，跑到儿子面前，一把抱起了儿子。就在这时，刘彩芝看到，儿子的怀里，抱着一只狗崽。刘彩芝顿时明白了，那不是狗崽，是狼崽，一只两三个月大的狼崽。

看到那只在儿子怀里扭动的狼崽，刘彩芝突然坐在地上，大声地哭了起来。刘彩芝说：“我也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就想哭，哭得一塌糊涂。其实，我是为那匹母狼哭，为一个母亲哭。我们彼此都为了孩子，误会了对方。作为母亲，我们都沒有错。就算是不误会，谁又能敢保证对方不伤害自己的孩子？我杀死狼，我不后悔。我后悔的是，我杀死了一个母亲。”这是农民刘彩芝对我说的话，我很感动。

她把那匹母狼埋了。她用镢头挖了一个大坑，还捡了一捆柴草，正正经经地把母狼埋在小溪边，并用石头把母狼的坟墓围了起来，像葬人那样。

刘彩芝把小狼崽带回了家。

刘彩芝说：“那匹小狼，在我家待了三个多月，小狼大了，我就把它送到后山放生了。那匹狼我送了两次，它又自己回来了，第

三次，我把它的眼睛蒙上，送到三十几里外的大山里。”

我问刘彩芝：“再后来，那匹小狼回来过没有？”刘彩芝说：“没有，自从那次送走后，那匹狼再也没有出现过。只要它活着，我就感到心安。”刘彩芝对自己打死一匹母狼，始终怀有深深的歉意。

护犊跃泥潭

倪西赟

朵拉是我们家的一匹马。

朵拉外貌俊美，雪白的鬃毛让人喜欢。只是，朵拉的一只脚有点跛。平时，父亲只让朵拉做些轻松的活。如果是上坡，父亲就在后面推着车子，让朵拉少用点劲；如果是粗重的活，父亲绝对舍不得用朵拉，宁可自己拉、自己扛。父亲当宝贝似的宠着朵拉。

后来，朵拉怀孕了。第二年开春，朵拉在马圈生下一匹鬃毛也是雪白的马，我们叫它“朵云”，意思是长大了，跑起来像一朵白云。

一天早上，我和父亲牵着朵拉去赶集。回来的时候下了一场暴雨，天晴后已经是下午。我们没有走大路，顺着小路往回赶。

我坐在朵拉的背上，吹着微风，看着夕阳，感觉很美。可是，小路被雨后的大水冲断。父亲牵着朵拉绕道走，到处都是泥泞，小

请判
一只狼无罪

QINGPANJIYIZHILANGWUXIU

路在一片芦苇边又断了。

以前没下雨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里过去，可现在，芦苇边成了一片沼泽地。按照父亲的经验，这片沼泽不会太深。于是，父亲拍拍朵拉的屁股，示意朵拉先蹬过去，看看沼泽有多深。朵拉却后退了一下，没有前行。父亲又拍了下朵拉的屁股，朵拉回过头来，舔舔父亲的手，之后向沼泽里慢慢走去。

沼泽渐渐淹没了朵拉修长的小腿，接着是膝盖。当朵拉已经走过三分之二的沼泽时，父亲见势不妙，大喊一声：“朵拉，快回来。”

此时，朵拉的四条腿已经陷进了沼泽。刚开始的时候，朵拉还不停地跳动，希望从沼泽里冲出来。可是，朵拉渐渐跳不动了，朵拉的脚像被沼泽箍住一样。朵拉不时发出长长的嘶鸣，最后渐渐变成呜咽。

朵拉终于不动了，陷在沼泽里绝望地看着我们。父亲捶胸顿足，沮丧万分。时间一点点过去，还好，朵拉没有继续往下沉。父亲用平时的口令呼唤朵拉，朵拉还是不能动。

后来，父亲发现了一条回家的小路，于是狂奔回村，叫来村里人帮忙。村里人手里拿着工具，却毫无办法，因为朵拉在沼泽中，用不上力。

最后，父亲又到镇上请来一台吊车，想用吊车把朵拉从沼泽里吊出来。可在泥泞的沼泽边，吊车无法找到坚实的支撑，也无可奈何。父亲有点绝望，他看着朵拉，有说不出的懊悔。

天色已经暗了。朵拉陷在沼泽里已经几个小时，看样子已经筋疲力尽。突然，父亲大叫一声“有了”，就疯了一般向村子里跑去。

不一会儿，父亲牵着朵云一路飞奔而来。村里人都疑惑不解。

村里人都知道父亲爱朵拉，也许是父亲想让朵拉在最后的时刻见见自己的孩子。

父亲牵着朵云在沼泽边上站着，对着沼泽中的朵拉发出口令。

朵拉看到自己的孩子，眼里有了精神，身子在沼泽里动了一下。

朵云看到母亲站在沼泽里，虽然不知道母亲出了什么事，但也感觉母亲很危险，不断地嘶鸣。朵拉也回应着。

父亲见朵拉能够动了，眼里也有了精神。父亲从岸边的草地上弄来一些青草扔给朵拉，朵拉也好像饿了，不停地吃着。父亲的脸上有了笑容。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拉着朵云走到沼泽边，朵云却梗着脖子，怯怯地不敢再往前走。父亲猛地把朵云一下拉到浅浅的沼泽里，朵云惊恐地嘶鸣着。

朵拉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沼泽边，不由得嘶鸣起来，而且身体颤抖得很厉害。这样，朵拉和朵云都站在沼泽里，母子相聚不远。它们互相嘶鸣着，像是在彼此安慰。

这时，父亲又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动作，从背包里拿出一把刀。

父亲要杀朵拉还是朵云？

岸上的人开始惊呼起来。只见父亲把手里的刀举在空中，对着朵拉晃晃。朵拉嘶鸣得更厉害了，不停地抖动着身子。

父亲的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他把朵云掉过头来，用手轻轻在朵云的屁股上抚摸两下，突然举起手里的刀，一下扎在朵云的屁股上。朵云一声嘶鸣，举起前蹄，迅速向岸边跑去。岸上的人们也一片惊叫，大家以为父亲发疯了。可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陷进沼泽里的朵拉也好像疯了一般，长长地嘶鸣着，竟一跃而